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十回 恃富監生行賄賂 作威縣令受苞苴

官有三長，清居首美。恪守四知，方成君子。枉法受贓，寡廉鮮恥。

罔顧人非，茫味天理。公論倒顛，是非圯

毀。人類鄙夷，士林不齒。

盜跖衣冠，書香臭屎。民怨徹心，神恫入髓。惡績滿盈，云何不死。  
又有扁民，靡所不至。武斷椎埋，奸盜詐偽；挾勢恃財，放僻邪侈。  
萬惡畢居，諸愆咸備。寵妾跳樑，逼妻自縊。身蹈憲刑，善於鑽刺。  
打點衙門，陷官不義。天網不疏，功曹善記。報應自明，殊快人意。

卻說計家族裡有個計三，是個貪財作惡的小人，還是老計的祖輩。計家合族的人雖是惡他，卻又怕他。晁大舍見計老頭告准了狀，意思要著計三收兵。次日點燈以後，晁大舍封了二十兩銀子，叫晁住袖了，走到計三家去，央他做主講和，仍與老計一百兩銀子，作向日的妝奩，又分外與計巴拉二十兩，又將賠來的妝奩的地，並晁老賣去的二十畝都贖來退回去。誰知那計三這時卻大有氣節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要講和，自與你計老爺說。我雖是見了銀子就似蒼蠅見血的一般，但不肯把自己孫女賣錢使！我倒不怕惡人，倒有些怕那屈死的鬼！」說了幾句，佯長進門去了。

晁住來回了話，晁大舍見事按捺不下，料道瞞不得爹娘，只得差了李成名星夜前往通州報知晁老，要早發書搭救，恐怕輸了官司，折了氣分。一面下了請帖，擺了齊整酒席請那兩個差人吃酒，每人送了四十兩銀子；跟馬的小廝，每人一兩；兩個的副差，每人五兩；買囑一班人都與晁大舍如一個人相似，約定且不投文，專等通州書到。直至七月初二日，晁老寫了書，又差了晁鳳齋了許多銀子，同李成名回來打點。次早到了縣前，尋見了陰陽生。那陰陽生曉得是為人命說分上的書，故意留難，足足繫了六兩銀子，方才與他投下。

縣尹拆開書看了，大發雷霆，一片聲叫下書的陰陽生進去，尖尖十五個板子。又一片聲叫原差。那伍小川、邵次湖見得不是好消息，自己不敢上去，叫了兩個外差回話。縣尹不由分說，一聲就要夾棍，說道：「人命重情，出了票二十日，不拘人赴審，容兇犯到處尋情，你這兩個奴才受了他多少錢，敢大膽賣法！」兩個外差著實強辯，說：「晁監生被計都父子糾領了族人，打得傷重，至今不曾起牀，且是那告的婦女多有詭名，證見禹承先又往院裡上班去了，所以耽擱了投文。豈敢受賄容情。」大尹道：「且饒這兩個奴才一頓夾棍，限明日投文聽審！再敢故違，活活敲死！」真是：得放手時須放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那伍小川兩個飛也似來見晁大舍。晁大舍已是曉得打了陰陽生，又要夾打原差，正沒理會時節，恰好兩個心腹差人到了，說道：「晁相公，你聞得說來不曾？可見收你幾兩銀子，都是買命的錢！方才一頓夾死了，連使那銀子的人都沒了！你快自己拿出主意，不然，這官司要柳柳下去了！」晁大舍道：「脫不了人是吊死的，已是殞斃了，這問出甚麼重情來？況且見任鄉宦人家，難道不看些體面？」邵次湖道：「怎好不看體面？若果真不看體面時節，適才那陰陽生足足還得十五板哩！」晁大舍道：「我曉得這意思了，卻是怎麼進去？」伍小川道：「有我兩人，怕他什麼東西進不去？」晁大舍道：「這約得若干？」伍小川道：「這不得千金，少了拿不下他來！」商量算記，講到上下使用，通共七百兩銀子。兩個差人去了，約定晚夕回話。兩個同到了伍小川家裡，用紙一折，寫道：

快手小的伍聖道、邵強仁叩稟老爺台下：監生晁源一起人犯拘齊，見在聽審。

上邊寫了七月，下邊寫了個日子，中間該標判所在，卻小小寫「五百」二字。這是那武城縣近日過付的暗號。若是官准了，卻在那「五百」二字上面濃濃的使朱筆標一個日子，發將出來，那過付的人自有妙法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交得裡面。若官看了嫌少，把那丟在一邊，不發出去，那講事的自然會了意，從新另講。那日，這兩個差人打進帖去，雖在那五百上面也標了個日子，旁邊卻又批了一行朱字道：「速再換葉金六十兩，立等妝修聖像應用。即日交進領價。」兩個把與晁大舍看了，只得一一應承，差了人各處當舖錢桌，分頭尋覓足色足數金銀，分文不少，托得二人交付進去。那使用的二百兩銀子與了那傳遞的管家五十兩，分與兩個外差每人十兩，又與那兩個跟馬的每人一兩。其餘的，兩人差人都均分入了己。

次早拘齊了一千人犯，投了文，隨出了牌，第一起就是犯人晁源等一千人等，打了二梆，俱到了縣前伺候。晁大舍又拿了一二十吊銅錢，托那伍小川兩個在衙門一切上下使用。計家因是原告，雖也略使用些，數卻不多。只是那晁大舍裡裡外外把錢都使得透了，那些衙門裡的人把他倒也不象個犯人，恰象是個鄉老先生去拜縣官的一般，讓到寅賓館裡，一把高背椅子坐了，一個小廝打了扇，許多家人前呼後擁護衛了。兩個原差把那些婦女們都讓到寅賓館請益堂後面一座亭子上坐了，不歇的招房來送西瓜，刑房來送果子，看寅賓館的老人遞茶，真是應接不暇。

伺候了多時，縣尹方才上堂。門子擊了雲板，庫夫擊了升堂鼓，開了儀門。晁源等一千人在二門裡照牌跪下。上面頭一個叫禹承先，原差跪過去回話道：「他屯院書吏，上班去了。」又叫高氏，那高氏：

合菜般蓬鬆頭髮，東瓜樣打折臉皮。穿條夏布藍裙，著件平機青褂。首帕籠罩一窩絲，襪桶遮藏半籃腳。雄起起跪在月台，響亮亮說上天理。若不是貪大尹利令智昏，豈不是歪監生情真罪當？

縣尹道：「那高氏，你要實說！若還偏向，我這撻子是不容情的！」高氏說：「這個老爹可是沒要緊！俺是根基人家的婆娘，你憑什麼撻我？」大尹道：「一個官要撻就撻，管你什麼根基不根基！」高氏道：「這也難說，八個金剛抬不動個『禮』字哩！」大尹道：「話是這等說，你實說就罷了，撻你做甚？那計氏是怎的吊死？你可說來。」高氏道：「那計氏怎麼吊死，我卻不曉的，只是他頭一日嚷，我勸他來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就把那嚷的事說詳細著。」高氏道：「我合晁家控對門住，因他是鄉宦人家，誰合他低三下四的，也從來沒到他家。只前年十一月裡，計氏來他大門上，看晁大官人去打圍，因此見了他一面，還合街上幾個婆娘到跟前站著，說了一會話，都散了。昨六月初六日，我在家裡又著褲子，手拐著幾個繭，只聽得街上中央插插的嚷。我問孩子們是怎麼。孩子們說：『是對門晁相公娘子家裡合了氣，來大門上嚷哩。那中央插插的，是走路站著看的人。』叫我說：『可是丟醜！這們鄉宦人家的媳婦，年小小的，也不顧人笑話，這是怎麼說！』心裡極待出去看看，只為使著手，沒得出去。待了一大會，只見鄰捨家禹明吾來家說道：『對門晁大嫂家裡合氣，跑到街上來嚷，成甚麼模樣！俺男子們又不好上前勸他。高四嫂，你不去勸他進去，別人也勸不下他來。』」

高氏正說著這個，忽道：「這話長著哩，隔著層夏布褲子，墊的跛羅蓋子慌！我起來說罷？」大尹道：「也罷，你就起來旁裡站著說。」高氏接說道：「叫我說：『我從頭裡就待出去看，只為使著這兩隻手。』」一邊說著，一邊滴溜著裙子，穿著往外走。那街上擠住的人，封皮似的，擠得透麼。叫我一隻手揉著，一隻手推著，到了他門上，可不是計氏在大門裡頭，手裡拿著刀子，一片聲只待合忘八淫婦對命哩。」大尹道：「他罵誰是忘八淫婦？」高氏道：「忘八敢就是晁大官人，淫婦敢就是小珍哥。」大尹道：「小珍哥是甚麼人？」高氏道：「是晁大官人取的唱的。」大尹道「是那裡唱的？」高氏道：「老爹，你又來了！你就沒合他吃過酒？就沒看他唱戲？」大尹道：「胡說！你再說，他罵著，又怎樣的？」高氏道：「叫我到了跟前，我說：『晁大爺，咱做女人的人不占個高枝兒，這嘴也說的響，也敢降漢子麼？你是不是跑到街上來，這是做女人的事麼？快著進去！有話家裡說。』他對著我待告訴，我說：『這裡我不耐煩聽，你家裡告訴去。』他又說：『怎麼聽著淫婦調唆要休我！』叫我插插著合他說道：『快進去！只這在街上撒潑，也就休得過了。』叫我一邊說，一邊推的進去了。」

大尹道：「那時小珍哥在那裡？」高氏道：「那裡這們個雄勢，什麼『小珍哥』哩，就是『小假哥』也躲了！」大尹道：「彼

時晁源在那裡？」高氏道：「晁大官人閃在二門半邊往外瞧。」大尹道：「晁源看著怎麼說？」高氏道：「晁大官人只合看門的說道：『攔住大奶奶，休要放他往街上去。』沒說別的。」大尹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那計氏在大門上嚷罵，晁源閃在門後不敢做聲，珍哥也躲的不見蹤影，這也盡怕他了，還有什麼不出的氣，又自吊死？」高氏道：「你看這糊塗爺！比方有人屈枉你怎麼要錢，怎麼酷，你著極不著極？沒的你已是著極，那屈枉你的人還敢照著哩？」

大尹笑了笑，道：「胡說！你同他進去了不曾？」高氏道：「我拉進他去了。我這是頭一遭往他家去。他讓我坐下。叫我說：『你有甚麼冤屈的氣，你可對著我一五一十的告訴告訴，出出你那氣麼？』他說：『一個連毛姑子叫是海會，原是他親戚家的丫頭，後來出了家。又一個景州來的姑子，姓郭，從清早到了他家裡，坐到晌午去了，打珍哥門口經過。』」大尹道：「那珍哥不與計氏同住？」高氏道：「就沒的家說，這一個槽上也拴的兩個叫驢麼？珍哥在前頭住，計氏在後院住。」大尹道：「那晁源同誰住？」高氏道：「他要兩下裡住著，倒也好來，通不到後頭，只在前邊合珍哥同過。」

大尹道：「你再說打珍哥門首卻是怎樣？」高氏接說：「珍哥撞見了，就嚷成一塊，說海會是個道士，郭姑子是個和尚，屈枉晁大官人娘子養著他，赤白大晌午的，也通不避人，花白不了。晁大官人可該拿出個主意來，別要聽。他沒等聽見，已是耳朵裡冒出腳來，叫了他爺合他哥來，要休了他家去。一個女人家屈枉他別的好受，這養漢是什麼事，不叫人著極！」

大尹道：「只怕是道士和尚放著姑子，這也是有的。」高氏道：「老爹，你就沒的家說！那個連毛姑子原是劉游擊家的個丫頭，名叫小青梅。那景州來的郭姑子，這城裡大家小戶，誰家沒到？他就沒到咱家走走。」大尹道：「他不敢往我家來。」又問：「那計氏可是幾時弔殺？」高氏道：「我勸了他出來了，誰知他是怎麼弔殺來？」大尹道：「那計氏也曾對著你說要尋死不曾？」高氏道：「他沒說自己尋死，他只說要與晁大官人和珍哥對命。」

大尹道：「我曉得了。你過一邊去罷。」就叫一干人都上來，喚道：「海會。」又喚郭姑子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」回道：「是景州人。」問說：「你來這裡做甚麼？」回說：「景州高尚書太太有書薦與這蔣皇親蔣太太家住過夏，趕秋裡往泰山頂上燒香。」大尹道：「你這一個胖女人，怎麼胸前沒見有奶？」郭姑子把手往衫子裡邊將抹胸往下一扳，突的一聲跳出盆大的兩隻奶，支著那衫子大高的。海會也要去解那抹胸顯出奶來與大尹看，大尹道：「你倒不消。你這青梅，我聞名的久了。郭姑子，你既來投托蔣太太，你在蔣府裡靜坐罷了，你卻遙地裡去申人家，致得人家敗人亡。這兩個該每人一撈一百敵才是！我且饒你，免你問罪，各罰穀二十石。」兩個姑子道：「出家人問人抄化著吃還趕不上嘴哩，那討二十石穀來？這就銼了骨頭也上不上來！」大尹道：「呆奴才！便宜你多著哩！你指著這個為由，沿門抄化，你還不知賺多少哩！」神不靈，提的靈，那兩個姑子果然就承認了。

大尹又叫：「晁源，你是個宦家子弟，又是個監生，不安分過日子，卻取那娼婦做甚？以致正妻縊死！這事略一深求，你兩個都該償命的。」晁源道：「監生妻，這本縣城內也是第一個不賢之婦，又兼父兄不良，日逐挑唆。監生何敢常凌虐他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取娼婦，他還不攔住你，有甚不賢？論你兩事，都是行止有虧，免你招部除名，罰銀一百兩修理文廟。珍哥雖免了他出官，量罰銀十三兩賑濟。」

又叫小梅紅、小杏花、小柳青、小桃紅、小夏景。又叫趙氏、楊氏，問道：「這兩個婦人是晁源甚麼人？」趙氏道：「俺兩個都是管家娘子。」大尹道：「你這七個女人倒是饒不得的，你們都在那裡，憑著主母縊死，也不攔救，拿七把撈子上來，一齊撈起！」兩邊皂隸一齊吶了聲喊，拿著七把撈子呼呼的往上跑，亂扯那丫頭們的手，就把撈子往上套，唬的那七八個婆娘鬼哭狼號的叫喚。大尹道：「且都姑饒了，每人罰銀五兩賑濟。」

又叫計都、計巴拉。大尹道：「你這兩個奴才，可惡的極了！一個女子在人家，不教道他學好，卻挑唆他撒潑不賢，這是怎說？人家取妾取娼，都是常畫，那裡為正妻的都持著刀往街撒潑？你分明是叫你女兒降的人家怕，好抵盜東西與你。若是死了，你又好乘機詐財！」一邊說，一邊就去籤筒裡抓籤。

計老道：「這事老爺也要察訪個真實，難道只聽了晁源一面之詞，也就不顧公論麼？晁源家是鄉宦，小的雖不才，難道不是鄉宦的兒子？城中這些大小鄉宦，也都是小的至親。人家一個女兒嫁與人家，靠夫著主，只指望叫他翁姑喜歡，夫妻和睦，永遠過好日子，豈有挑他不賢的事？誰說取妾取娼的沒有？卻也有上下之分，嫡庶之別，難道就大小易位，冠履倒置？那賊妾珠錦僭分，鼎食大烹，把正妻囚在冷房，衣不蔽體，食不充腸，一個大年下，連個饑饉皮子也不曾見一個，這也只當是死了的一般，還不肯放鬆一步，必欲剪草除根，聽信那娼婦平地生波，誣枉通姦和尚道士，這個養漢子名，豈是婦人肯屈受的？如今這兩個姑子現在，老爺著人驗他一驗？若果是個和尚道士，就該處計氏，總然計氏死了，卻坐罪於小的，小的死也無辭。若驗得不是和尚道士，娼婦把舌劍殺人，這也就是謀殺一般，老爺連官也不叫他出一出，甚麼是良家婦女，恐怕失他體面不成？」

大尹道：「你說囚在冷房，有何憑據？不給他衣食，你那女兒，這幾年卻是怎麼過度？」計老道：「他使六千銀子，新買的是姬尚書府宅，有八層大房。他與娼婦在第二層住，計氏領了兩個丫頭，一個老嫗，在第七層裡住。中間隔著兩層空房，若不是後邊有井，連水也沒得吃的。計氏嫁去，小的淡薄妝奩，也不下六百餘金，因他沒了母親，分外又賠了一頃地。如今這連年以來，計氏穿的就是嫁衣，吃的就是這一頃地內所出。又為晁鄉宦上京廷試，賣去了二十畝。」大尹道：「看你這個窮花子一片刁詞！」計老道：「老爺不要只論眼下；小的是富貴了才貧賤的，他家是貧賤了才富貴的，小的怎便是花子？」

那高四嫂在東邊走遠的站著，走近前來，說道：「他說的倒是實話哩。他雖是窮了，根基好著哩！俺城裡大小人兒，誰不知道計會元家？」大尹道：「可惡！砍出去！砍出去！」那皂隸拿著板子，就待往外砍。那高氏道：「我出去就是了。火熱熱的，誰好意在這裡哩！你拿紅字黑押的請將我來，往外砍人！賊殺的！賊砍頭的！」一邊走，一邊罵出去了。

大尹又接道：「計都計巴拉都免打，也免問罪，每人量罰大紙四刀。」看官聽說。甚麼叫是大紙？是那花紅毛邊紙的名色。雖是罰紙，卻是折銀。做成了舊規，每刀卻是折銀六兩。計老、計巴拉爺兒兩個，六八四十八，共該上納四十八兩銀子，庫裡加二五秤收，又得十兩往外。老計卻不慌忙，稟道：「這紙叫誰與小的上？」大尹道：「你自己上納。」老計道：「這八刀紙，六十兩銀攪纏不下來，就是剛了肉，只怕也還沒有六十兩重哩！那兩個姑子好去人家抄化，小的卻往那裡抄化？」

大尹把眉頭蹙了一蹙，道：「叫晁源。他的一頃地，原是他女兒的妝奩，他的女兒既沒有了，這地要退與他，好叫他變了上紙價。」晁源道：「宗師不要聽他胡稟。他窮的飯也沒得吃，那有一頃地賠女兒？計氏種的這一頃地，原是監生家自己的。」計老道：「是你那一年有的？用了多少價？原地主是何人？原契在那裡？實征上是那個的名字？」說得晁源閉口無言，強辯不來。大尹道：「不長進！賣過的二十畝罷了，見在的八十畝即日退還！」吩咐了免供，將一干人犯吩咐出去了。也有說問得好的，也有怨恨死的，也有咒罵的，這都是常事，不消提得。

直堂的當時寫了一張條示，寫道：「一起晁源等人命事免供，並紙價逐訖。」那直掌的又寫了一張稟道：

武城縣為賤妾逼死正妻事，計開：晁源罰修文廟銀一百兩。海會罰穀二十石，折銀十兩。郭姑子罰穀二十石，折銀十兩。小梅紅、小杏花、小柳青、小桃花、小夏景、趙氏、楊氏各罰銀五兩，共三十五兩賑濟。珍哥罰銀二十兩備賑。計都罰大紙四刀，每刀折價六兩；計巴拉罰大紙四刀，每刀折六兩；以上紙八刀，共銀四十八兩。高氏罰穀十石，折價五兩，晁源名下追，又晁源下退原地八十畝，還計都收領。計氏著晁源以禮殯葬。七月初九日，差伍聖道、邵強仁。限本月十一日繳。

仍差了兩個原差，執了票嚴催發落。大尹又取了一張紙，寫了幾句審單，寫道：

審得晁源自幼娶計氏為妻，中道又復買娼婦珍哥為妾，雖蛾眉起妒，入宮自是生嫌，但晁源不善調停，遂致妾存妻死。小梅紅等坐視主母之死而不救，郭姑子等入人家室以興波，計都、計巴拉不能以家教箴其子妹，致其自裁；高氏不安婦人之分，營謀作證，以上人犯，按法俱應問罪。因念年荒時絀，姑量罰懲，盡免究擬，疊卷存案。

該房疊成了一宗文卷，使印鈐記了，安在架上。

卻說晁源自從問結了官司，除了天是王大，他那做王二的傲性，依然又是萬丈高了。從那縣裡回來，也就把珍哥從對門接得來家。禹明吾是因懶去見官，只說屯院上班去了，好好的住在家裡，自己送珍哥到家。晁大舍出來相見，單只謝禹明吾的擾攪，禹明吾卻不謝謝晁大舍的作成。說了些打官司的事體，商量要等收了秋田，方與計氏出殯。

到了次日，兩個差人來到晁家，晁大舍千恩萬謝，感不盡他的指教，得打了上風官司，盛設款待了。約定了十一日去往縣庫上納那罰的銀子，除自己那一百兩是不必說得，其珍哥的三十兩，小桃紅七個的三十兩，高氏的五兩，脫不了都是晁大舍代上。晁大舍道：「別的都罷了，只替老高婆子這五兩銀子，氣他不過！替他說公道話，臨了還要邦邦。不是大爺教人砍出來，他還不知有多少話淘哩！」差人道：「我拿票子到他家呼盧他呼盧！」晁大舍道：「我是這般說。咱惹那母大蟲做甚！你看不見大爺也有幾分餒他？還要換了第二個婆娘，大爺搵不出他的心來哩！」差人道：「晁相公，你見的真。大爺也打量那老婆不是個善茬兒，故此叫相公替他上了穀價。」

差人又問：「那八十廟地幾時退己他？好叫他變轉了，上紙價。」晁大舍說：「地是己他，只早哩！他得了地去，賤半頭賣了，上完了紙價，他倒俐亮！仗賴二位哥下狠催著他，繫他繫兒，出出咱那氣！」差人道：「只是地不退己他，取不出領狀來，怎麼繳票子？」晁大舍道：「這也只十來日的帳，咱沒的繫他半年十個月哩！」說著，也就作別散了。

大凡天下的事都不要做到盡頭田地，務要留些路兒。咱趕那人，使那人有些路兒往前跑，趕得他跑去了就可以歇手。前邊若堵塞嚴嚴的，後頭再追逼的緊，別說是人，就是狗也生出極法來了。其實這幾畝地早些退出還了他，叫他把紙價上完了，若是那兩個差人不要去十分難為他，他或者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捏著鼻子捱一鐘，也是肯的。只算計要趕盡殺絕，以致：兵家勝敗全難料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